

看望老兵

陈映芳

前不久,我一早做了一锅红糖面包,准备了些汤圆佐料,和队员曾素平去马屿看望无子嗣且生活窘迫的金福元老人。

我们跨进家门,金阿婆刚好从里屋出来,见我们来,她很高兴,立即返身去里屋拿出自家种的橘子和瓯柑招待我们。

在我们动手搓汤圆时,金老修车归来了,见着我们乐呵呵地说:“看见你们来,就像是天上掉下来一样!”开心的金老人热情地又是拿瓯柑,又是塞橘子。还不动声色去拿他家的珍藏菜(仅有的几块酱油肉和鳗鲞)。不管我们怎么劝说,都拗不过自尊好客的金老人。最后我们假装顺从,巧妙顺利地抢先烧了汤圆,留下了他们的菜。可他还是唯恐招待不周,不停地吃汤圆再烧菜、煮粉干或年糕。直到我向他展示了两个响亮的饱嗝,他才释然而可爱地笑了。

其实我们没有兴师动众一群人,就是想平常的日子安静地陪陪他们,简单平常的吃顿饭,聊聊天。当我们端着汤圆一起在厅堂吃着时,就像是祖孙一家人。阿婆说好吃,真好。金老吃得安静认真,他是在享受这片刻的安宁、温馨。没有客套,没有喧哗,一切如常,一切静好!



队员曾素平一直陪着阿婆聊天,当一个忠实的倾听者。对孤独老人而言,你只需要静静地听着,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。

吃汤圆期间得知金老会下象棋,我说自己也会,他就两眼放光,可来劲了。

吃罢,放下碗筷,我还未洗完碗筷,他已翻出古董般的象棋,摆好棋盘,招呼我来对弈了。

下起棋来,金老可来劲,这位打过日本人、曾炸过日军台州司令部的铁血老兵,下棋完全一副大将风范,端坐着神采奕奕,运筹帷幄、纵横捭阖,调兵遣将,率领他的千军万马过大江,就像多年

前他带着战友在浙南山区平原对日浴血奋战那般亢奋。不过十招,就杀入敌营,把敌帅来了个四面楚歌,瓮中捉鳖。我摊手服输,竖起大拇指夸他,他乐得合不拢嘴。

一缕阳光跑进屋来,融化了这片寂寞沙漠。

我们起身简单地整理打扫了一下屋子,临走告别时。金老略显哀伤,我们赶紧安慰说放假了带孩子过来玩,一听他又乐了,两眼闪烁着期盼的光。

出门,相送,挥手。此时阳光炙热,这个冬天不会冷!

遭遇痴呆

金洁

一直以为痴呆是老年人的专利,不成想还算不上老年人的我近来频频犯痴呆。

那天早上,我把红豆、绿豆、红枣、薏米、莲子、花生米等各种“杂货”放到高压锅里煮,准备变着花样对付早餐。当时,我把高压锅往煤气灶上一搁,就见缝插针看书去了。不知过了多久,突然感觉肚子唱起空城计,我这才意识到还没吃早餐,而当我同时猛然想起煤气灶上的高压锅时,不禁惊出一身冷汗。赶紧跑出书房,冲进厨房,扑鼻而来的是浓重的焦味,高压锅上的安全阀已停止转动。火速关掉煤气,把高压锅拿到水龙头下冲个凉水澡,打开一看,面目全非,根本无法辨认里面是些什么东西!

这事要是被老公知道了,非遭数落不可,之前我已不止一次触发类似事故,在铁的事实面前被迫接受“老年痴呆”罪名。事已至此,当务之急便是收拾残局。然而,洗洁精,钢丝球,甚至小刀片,能用的都用上,结果还是解决不了问题,有两大块“黑炭”几乎与高压锅底融为一体,怎么也刮不下来。看样子罪证一时消灭不掉,只好快快作罢,就留着那两块黑黑的“锅巴”以示警醒吧。

一天的好心情大打折扣,胡乱吃了点东西后,我给闺蜜发微信,向她倾诉一早的遭遇。闺蜜轻描淡写罗列自己一大堆“痴呆事件”,其中就有类似烧焦锅底的经历,情节比我严重得多,还说早就见怪不怪。我听了,心里默默释然,似乎未老先衰也有足够理由。

不知是不是轻易原谅自己的缘故,当天晚上我就重蹈覆辙,愣是将半斤活蹦乱跳的白虾煮成了虾干,等我发现时锅底正“嗤嗤”地冒烟……

得知我这一“老油条”表现,闺蜜摆出五十步笑百步的架势对我说:“你一天两次出类似的痴呆状况,频率也太高了吧?”如果仅仅是频率有点高也就算了,这不,我还冷不丁上演“痴呆升级版”呢。

话说上周,右手无名指关节受伤了,连续好几天外用理疗贴,疼痛已稍有缓解。那天早上,我照例撕下贴了一天的理疗贴,再换上新的,然后很自然地上班去了。那天学校举行结业典礼,把学生带到操场整好队伍后,我无意中低头一看,你猜看到了什么?无病无灾的中指关节被严严实实地裹上了理疗贴,而那个受伤的无名指却可怜兮兮被冷落在一旁!我忍不住“扑哧”笑出了声,并一五一十把这回事报告给旁边同事,她们个个笑得直不起腰,还说奇葩金老师连痴呆都别具一格。

现在就这样层出不穷与痴呆较上了劲,要是到了七八十岁,真不知情况有多糟糕。闺蜜安慰我说:“就像近视有‘假性近视’一样,你纯属‘假性痴呆’,像你这么乐观的人是不会真痴呆的。”哈哈,但愿如此!



掸新

胡晓霞



在辞旧迎新的过年之际,我们女人间的问候语往往会变成:“你家掸新了吗?”

所谓“掸新”,顾名思义,该是“掸去了灰尘就焕然一新”的意思吧?其实,“掸新”是我们中国民间素有的传统习俗,寄托了人们破旧立新、辞旧迎新的美好祈愿。

记得小时候,每逢年底掸新,父母总是先把床上的被子、枕头、床单、被褥卷起,盖上塑料薄膜。把“隔厨”(放饭菜与碗碟的木柜)也用塑料薄膜盖好。然后把我赶到屋外,唯恐我呛了灰尘。从门缝里,只见屋内父母分别给对方用旧围巾裹住头发,各自戴了口罩,只露一双眼睛,相视而笑。那时候还没有梯凳,就在扫帚柄上

绑一根长长的木棍,扫掉天花板等高处的灰尘。然后再在扫帚上放一块湿毛巾来回举高擦洗。而不甘寂寞的我看着他们滑稽的模样,总是忍不住地钻进屋内,他们往往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,便会同样给我蒙得只露一双眼睛后,丢给我一把小扫帚和一块小抹布,我便煞有介事地学着干起来,偶或给传递一下小东西,也算助一臂之力了。每每这个时候,父母的脸上总是笑意盈盈。

所有屋角、天花板、墙边、板壁都清扫好,所有用具都擦洗好后,一家三口便开始用爸爸单位里带回的旧报纸,或者从店里新买的白纸糊板壁。父母会先用面粉掺水在锅里烧好浆糊,待浆糊

基本冷却后,用那种软毛扁刷蘸了浆糊刷在板壁与纸上,最后再合力把纸努力平整缝合地贴上板壁。毛手毛脚的我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,要么把浆糊甩得到处都是,破坏了原本清洁好了的家,要么把纸张给弄破裂,浪费了许多在那时看来十分珍贵的旧报纸乃至白纸。每每这个时候,父母假装喝止,事实上却也不气不恼……

在那荒寒年代,掸新,也成了我童年快乐记忆的一部分,那时候,我们的幸福是多么单纯和简单啊!

而如今,清洁工具及用品更新换代了,除梯凳、洗衣机外,更有了吸尘器、擦玻璃器、玻璃清洁液、洗洁精、“公鸡头”等。房子也越住越新、越住越大了,人呢,却越来越娇贵、越来越懒惰了。面对这么大的屋子、这么多的摆设、这么忙的工作,单凭一家三口的“微薄之力”去掸新,似乎变得匪夷所思了。

因此,一时间,原来卖水果的、小区做保洁的各色营生者,都摇身一变而为年底高价钟点工,他们或老乡、或夫妻、或姐妹结伴轰轰烈烈而来,捣鼓一整天,两顿正餐加两顿小餐招待,主人花出去五六百元钱,换回来一个窗明几净的家。殊不知,我们却也丢失了与家人一起干活的幸福……

有一种美好和惬意,叫家人一起,共同打造美丽无尘的家。